

中學國文補充讀本

第一集

節本水滸傳

下冊

張越瑞節選

主編者

王雲五 丁穀音 張寄岫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本讀充補文國學中

集 一 第

傳 澣 水 本 節

冊 下

選節瑞越張

者編主

軸寄張 音穀丁 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

(88511)

中學國文補充
讀本第一集
節本水滸傳二冊

本書實價國幣伍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節選者

張

趙

瑞

主編者

丁王張

雲寄

五岫

發行人

王

雲

五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
上海河南路

館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
上海及各埠

館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(本書校對者張嘯天)

符

武松

宋江是鄆城縣的一位押司，爲人仗義疎財，人們稱他做「孝義黑三郎」。晁蓋等劫了「生辰綱」，官府追拿甚急，幸得宋江私下報信，一齊逃上了梁山。他們感激宋江大恩，着人送禮謝他。宋江因外婦閻婆惜藏下這禮物和函件，一時怒起，將她殺了，事後同他的兄弟宋清出逃，來到柴進莊上。下文便由柴進勸酒引出武松來。

——節選者補記

柴進邀宋江去後堂深處，已安排下酒食了，便請宋江正面坐地，柴進對席，宋清有宋江在上，側首坐了三人坐定，有十數個近上的莊客并幾個主管，輪替着把盞，伏侍勸飲。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，宋江稱謝不已。酒至半酣，三人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。看看天色晚了，點起燈燭。宋江

辭道：「酒止。」柴進那裏肯放，直喫到初更左側。宋江起身去淨手，柴進喚一個莊客，提碗燈籠，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。便道：「我且躲杯酒。」大寬轉穿出前面廊下來。俄延走着，卻轉到東廊前面。

宋江已有八分酒，腳步起了，只顧踏去。那廊下有一個大漢，因害瘧疾，當不住那寒冷，把一鉢火在那裏向。宋江仰着臉，只顧踏將去，正跳在火鉢柄上，把那火鉢裏炭火，都掀在那漢臉上。那漢喫了一驚，驚出一身汗來。

那漢氣將起來，把宋江劈胸揪住，大喝道：「你是甚麼鳥人！敢來消遣我！」宋江也喫一驚。正分說不得，那個提燈籠的莊客，慌忙叫道：「不得無禮！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！」那漢道：「『客官！』『客官！』我初來時也是『客官』，也曾相待的厚！如今卻聽莊客搬口，便疏慢了我。正是『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！』」卻待要打宋江，那莊客撇了燈籠，便向前來勸。正勸不開，只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。柴大官人親趕到說：「我接不着押司，如何卻在這裏鬧？」

那莊客便把跳了火鉢的事說一遍。柴進笑道：「大漢，你不認的這位奢遮的押司！」那漢道：「奢

遮！奢遮！他敢比不得鄆城宋押司少些兒！」柴進大笑道：「大漢，你認得宋押司不？」那漢道：「我雖不曾認的，江湖上久聞他是個『及時雨』宋公明；且又仗義疎財，扶危濟困，是個天下聞名的『好漢』！」柴進問道：「如何見的他是天下聞名的『好漢』？」那漢道：「卻纔說不了，他便是真大丈夫，有頭有尾，有始有終！我如今只等病好時，便去投奔他。」柴進道：「你要見他麼？」那漢道：「不要見他說甚的！」柴進道：「大漢，遠便十萬八萬里，近便只在面前。」柴進指着宋江，便道：「此位便是『及時雨』宋公明。」那漢道：「真個也不是？」宋江道：「小可便是宋江。」那漢定睛看了看，納頭便拜，說道：「我不是夢裏與兄長相見？」宋江道：「何故如此錯愛？」那漢道：「卻纔甚是無禮，萬望恕罪。有眼不識泰山！」跪在地下，那裏肯起來。宋江慌忙扶住道：「足下高姓大名？」柴進指着道：「這人是清河縣人氏，姓武，名松，排行第二。今在此間一年矣。」宋江道：「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，不期今日卻在這裏相會。多幸！多幸！」柴進道：「偶然豪傑相聚，實是難得。就請同坐一席說話。」

宋江大喜，攆住武松的手，一同到後堂席上，便喚宋清與武松相見。柴進便邀武松坐地。宋江連

忙讓他一同在上面坐。武松那裏肯坐。謙了半晌，武松坐了第三位。柴進教再整杯盤來，勸三人痛飲。宋江在燈下看那武松時，果然是一條好漢。

當下宋江在燈下看了武松這表人物，心中甚喜，便問武松道：「二郎因何在此？」武松答道：「小弟在清河縣，因酒後醉了，與本處機密相爭，一時間怒起，只一拳，打得那廝昏沈。小弟只道他死了，因此一逕地逃來，投奔大官人處，躲災避難，今已一年有餘。後來打聽得那廝卻不曾死，救得活了。今欲正要回鄉去尋哥哥，不想染患瘡疾，不能勾動身回去，卻纔正發寒冷，在那廊下向火，被兄長跳了鋤柄，喫了那一驚，驚出一身冷汗，覺得這病好了。」宋江聽了大喜。當夜飲至三更酒罷，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。次日起來，柴進安排席面，殺羊宰豬，管待宋江，不在話下。過了數日，宋江將出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。柴進知道，那裏肯要他壞錢；自取出一箱緞匹綢絹，門下自有針工，便教做三人的稱體衣裳。

說話的，柴進因何不喜武松？原來武松初來投奔柴進時，也一般接納管待；次後在莊上但喫醉了酒，性氣剛，莊客有些顧管不到處，他便要下拳打他們；因此滿莊裏莊客，沒一個道他好。衆人只是

嫌他，都去柴進面前，告訴他許多不是處。柴進雖然不趕他，只是相待得他慢了。卻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，飲酒相陪，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。

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，武松思鄉，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。柴進、宋江兩個都留他再住幾時，武松道：「小弟的哥哥多時不通信，因此要去望他。」宋江道：「實是二郎要去，不敢苦留。如若得閒時，再來相會幾時。」武松相謝了宋江，柴進取出些金銀，送與武松。武松謝道：「實是多多相擾了大官人！」武松縛了包裹，拴了哨棒，要行。柴進又治酒食送路。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紬襖，戴着個白范陽氈笠兒，背上包裹，提了桿棒，相辭了便行。宋江道：「賢弟少等一等。」回到自己房內，取了些銀兩，趕出到莊門前來，說道：「我送兄弟一程。」宋江和兄弟宋清兩個送武松，待他辭了柴大官人，宋江也道：「大官人暫別了便來。」

三個離了柴進東莊，行了五七里路，武松作別道：「尊兄遠了，請回。柴大官人必然專望。」宋江道：「何妨再送幾步。」路上說些閒話，不覺又過了三二里。武松挽住宋江說道：「尊兄不必遠送。常言道：『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。』」宋江指着道：「容我再行幾步。兀那官道上有個小酒店，我們吃三

鍾了作別。」

三個來到酒店裏，宋江上首坐了；武松倚了哨棒，下席坐了；宋清橫頭坐定。便叫酒保打酒來，且買些盤饌，果品，菜蔬之類，都搬來擺在桌子上。三人飲了幾杯，看看紅日平西，武松便道：「天色將晚，哥哥不棄武二時，就此受武二四拜，拜爲義兄。」宋江大喜。武松納頭拜了四拜。宋江叫宋清身邊取出一錠十兩銀子，送與武松。那裏肯受，說道：「哥哥客中自用盤費。」宋江道：「賢弟不必多慮。你若推卻，我便不認你做兄弟。」武松只得拜受了，收放纏袋裏。宋江取些碎銀子，還了酒錢。武松拿了哨棒，三個出酒店前來作別。武松墮淚，拜辭了自去。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門前，望武松不見了，方纔轉身回來……

話分兩頭。只說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後，當晚投客店歇了；次日早，起來打火，吃了飯，還了房錢，拴束包裹，提了哨棒，便走上路。尋思道：「江湖上只聞說『及時雨』宋公明，果然不虛！結識得這般弟兄，也不枉了！」

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，來到陽穀縣地面。此去離縣治還遠。當日晌午時分，走得肚中饑渴，望見

前面有一個酒店，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，上頭寫着五個字道：「三碗不過岡。」

武松入到裏面坐下，把哨棒倚了，叫道：「主人家，快把酒來吃。」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，一雙筯，一碟熱菜，放在武松面前，滿滿篩一碗酒來。武松拿起碗，一飲而盡，叫道：「這酒好生有氣力！主人家，有飽肚的買些吃酒。」酒家道：「只有熟牛肉。」武松道：「好的，切二三斤來吃酒。」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，做一大盤子，將來放在武松面前，隨即再篩一碗酒。武松喫了道：「好酒！」又篩下一碗。恰好喫了三碗酒，再也不來篩。武松敲着桌子叫道：「主人家，怎的不來篩酒？」酒家道：「客官，要肉便添來。」武松道：「我也要酒，也再切些肉來。」酒家道：「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，酒卻不添了。」武松道：「卻又作怪！」便問主人家道：「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？」酒家道：「客官，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：『三碗不過岡。』」武松道：「怎地喚做『三碗不過岡？』」酒家道：「俺家的酒，雖是村酒，却比老酒的滋味；但凡客人，來我店中，喫了三碗的，便醉了，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；因此喚做『三碗不過岡。』若是過往客人到此，只喫三碗，更不再問。」武松笑道：「原來恁地。我卻喫了三碗，如何不醉？」酒家道：「我這酒叫做『透瓶香』，又喚做『出門倒』；初入口時，醇釀好喫，少刻

時便倒。」武松道：「休要胡說！沒地不還你錢！再篩三碗來我喫！」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，又篩三碗。武松喫道：「端的好酒！主人家，我喫一碗，還你一碗錢，只顧篩來。」酒家道：「客官休只管要飲。這酒端的要醉倒人，沒藥醫！」武松道：「休得胡鳥說！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，我也有鼻子！」店家被他發話不過，一連又篩了三碗。武松道：「肉便再把二斤來喫。」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，再篩了三碗酒。武松喫得口滑，只顧要喫；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，叫道：「主人家，你且來看我銀子，還你酒肉錢勾麼？」酒家看了道：「有餘。還有些貼錢與你。」武松道：「不要你貼錢。只將酒來篩。」酒家道：「客官，你要喫酒時，還有五六碗酒哩！只怕你喫不的了。」武松道：「就有五六碗多時，你盡數篩將來。」酒家道：「你這條長漢，倘或醉倒了時，怎扶的你住？」武松答道：「要你扶的，不算好漢！」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。武松焦躁道：「我又不白喫你的！休要引老爺性發，通教你屋裏粉碎！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！」酒家道：「這廝醉了，休惹他。」再篩了六碗酒，與武松喫了。前後共喫了十八碗，綽了哨棒，立起身來道：「我却又不曾醉！」走出門前來，笑道：「却不說『三碗不過岡』！」手提哨棒便走。

酒家趕出來叫道：「客官，那裏去？」武松立住了問道：「叫我做甚麼？我又不少你酒錢，喚我怎

地？」酒家叫道：「我是好意。你來且回我家，看抄白官司榜文。」武松道：「甚麼榜文？」酒家道：「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，晚了出來傷人，壞了三二十條大漢性命。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。岡子路口，多有榜文：可教往來客人，結夥成隊，於巳、午、未三個時辰過岡；其餘寅、卯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六個時辰，不許過岡。更兼單身客人，務要等伴結夥而過。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，我見你走都不問人，枉送了自家性命。不如就我此間歇了，等明日慢慢湊的三二十人，一齊好過岡子。」

武松聽了，笑道：「我是清河縣人氏，這條景陽岡上，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，幾時見說有大蟲？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！我便有大蟲，我也不怕！」酒家道：「我是好意救你；你不信時，進來看官司榜文。」武松道：「你鳥子聲！便真個有虎，老爺也不怕！你留我在家里歇，莫不半夜三更，要謀我財，害我性命，却把烏大蟲誑嚇我？」酒家道：「你看麼！我是一片好心，反做惡意，倒落得你恁地！你不信我時，請尊便自行！」

那酒店裏主人搖着頭，自進店裏去了。這武松提了哨棒，大着步，自過景陽岡來。約行了四五里路，來到岡子下，見一大樹，刮去了皮，一片白，上寫兩行字。武松也頗識幾字，擡頭看時，上面寫道：

「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，但有過往客商，可於巳、午、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，請勿自誤。」

武松看了，笑道：「這是酒家詭計，驚嚇那等客人，便去那廝家裏宿歇。我却怕甚麼鳥！」橫拖着哨棒，便上岡子來。

那時已有申牌時分。這輪紅日，厭厭地相傍下山。武松乘着酒興，只管走上岡子來。走不到半里多路，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。行到廟前，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。武松住了腳讀時，上面寫道：「陽穀縣示：爲景陽岡上，新有一隻大蟲，傷害人命，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捕，未獲。如有過往客商人等，可於巳、午、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；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，不許過岡，恐被傷害性命。各宜知悉。」

武松讀了印信榜文，方知端的有虎；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，尋思道：「我回去時，須喫他恥笑，不是好漢，難以轉去。」存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怕甚麼鳥！且只顧上去看怎地！」

武松正走，看看酒湧上來，便把氈笠兒背在脊梁上，將哨棒綰在肋下，一步步上那岡子來。回頭看這日色時，漸漸地墜下去了。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，日短夜長，容易得晚。武松自言自說道：「那得

甚麼大蟲？人自怕了，不敢上山。」武松走了一直，酒力發作，焦熱起來；一隻手提着哨棒，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，浪浪跚跚，直奔過亂樹林來；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，把那哨棒倚在一邊，放翻身體，却待要睡；只見發起一陣狂風來。

原來但凡世上雲生從龍，風生從虎。那一陣風過處，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，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。武松見了，叫聲「阿呀！」從青石上翻將下來，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，閃在青石邊。

那個大蟲又飢，又渴，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，和身望上一撲，從半空裏攏將下來。武松被那一驚，酒都做冷汗出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；武松見大蟲撲來，只一閃，閃在大蟲背後。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，便把前爪搭在地下，把腰膀一掀，掀將起來。武松只一躲，躲在一邊。大蟲見掀他不着，吼一聲，却似半天裏起個霹靂，振得那山岡也動，把這鐵棒也似虎尾，倒豎起來只一剪。武松却又閃在一邊。原來那大蟲拿人，只是一撲，一掀，一剪；三般提不着時，氣性先自沒了一半。那大蟲又剪不着，再吼了一聲，一兜兜將回來。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，雙手輪起哨棒，盡平生氣力只一棒，從半空劈將下來。只聽得一聲響，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。定睛看時，一棒劈不着大蟲；原來打急了，正打

在枯樹上，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，只拿得一半在手裏。

那大蟲咆哮，性發起來，翻身又只一撲，撲將來。武松又只一跳，却退了十步遠。那大蟲恰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。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，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、胳膊地揪住，一按按將下來。那隻大蟲急要掙扎，被武松儘氣力捺定，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。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，眼睛裏，只顧亂踢。那大蟲咆哮起來，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，做了一個土坑。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接下黃泥坑裏去。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。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，偷出右手來，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，儘平生之力，只顧打。打到五七十拳，那大蟲眼裏，口裏，鼻子裏，耳朵裏，都迸出鮮血來。那武松儘平昔神威，仗胸中武藝，半歇兒把大蟲打做一堆，却似攪着一個錦皮袋。

當下景陽岡上那隻猛虎，被武松沒頓飯之間，一頓拳腳，打得那大蟲動彈不得，只剩口裏兀自氣喘。武松放了手，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棒槌，拿在手裏；只怕大蟲不死，把棒槌又打了一回，那大蟲氣都沒了。武松再尋思道：「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……」

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，那裏提得動；原來使儘了氣力，手腳都蘇軟了。武松再來青石坐了半歇，

尋思道：「天色看看黑了。倘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，却怎地鬪得他過？且掙扎下岡子去，明早却來理會。」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，轉過亂樹林邊，一步步捱下岡子來。

走不到半里多路，只見枯草叢中，鑽出兩隻大蟲來。武松道：「阿呀！我今番罷了！」只見那兩個大蟲，於黑影裏直立起來。武松定睛看時，却是兩個人，把虎皮縫做衣裳，緊緊紮在身上。那兩個人手裏各拿着一條五股叉，見了武松，喫一驚道：「你那人喫了惴惴心，豹子肝，獅子腿，膽倒包着身軀！如何敢獨自一個，昏黑將夜，又沒器械，走過岡子來！不知你是人是鬼？」武松道：「你兩個是甚麼人？」那個人道：「我們是本處獵戶。」武松道：「你們上嶺來做甚麼？」兩個獵戶失驚道：「你兀自不知哩！如今景陽岡上，有一隻極大的大蟲，夜夜出來傷人，只我們獵戶，也折了七八個；過往客人，不記其數，都被這畜生喫了！本縣知縣，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，那業畜勢大難近，誰敢向前！我們爲他，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棒，只捉他不得！今夜又該我們兩個捕獵，和十數個鄉夫在此，上上下下，放了窩弓藥箭等他。正在這裏埋伏，却見你大剌刺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，我兩個喫了一驚。你却正是甚麼人？曾見大蟲麼？」武松道：「我是清河縣人氏，姓武，排行第二。却纔岡子上亂樹林邊，正撞見那

大蟲，被我一頓拳腳打死了。」兩個獵戶聽得癡呆了，說道：「怕沒這話？」武松道：「你不信時，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。」兩個道：「怎地打來？」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，再說了一遍。兩個獵戶聽了，又驚又喜，叫攏那十個鄉夫來。只見這十個鄉夫，都拿着鋼叉、踏弩、刀、鎗，隨即攏來。武松問道：「他們衆人如何不隨着你兩個上山？」獵戶道：「便是那畜生厲害，他們如何敢上來？」一夥十數個人，都在面前。兩個獵戶，把武松打殺大蟲的事，說向衆人，衆人都不肯信。武松道：「你衆人不信時，我和你去看便了。」衆人身邊都有火刀、火石，隨即發出火來，點起五七個火把。衆人都跟着武松，一同再上岡子來，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。衆人見了大喜，先叫一個去報知本縣里正并該管上戶。這裏五七個鄉夫，自把大蟲縛了，擡下岡子來。

到得嶺下，早有七八十人，都開將來；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，將一乘兜轎，擡了武松，逕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。那上戶里正，都在莊前迎接，把這大蟲扛到草廳上。卻有本鄉上戶，本鄉獵戶，三二十人都來相探武松。衆人問道：「壯士高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」武松道：「小人是在間鄰郡清河縣人氏。姓武，名松，排行第二。因從滄州回鄉來，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喫得大醉了，上岡子來，正撞見這畜生。」